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谈梁

五月，山城

曹志辉

五月是一首平仄正好的朦胧诗
阳光在松针上跳跃
蜜蜂在广玉兰的花瓣上轻颤
我们从苍翠的麓山脚下出发
赴千里之外的山城

巴山楚水，如约而来
蓝楹已开成淡紫的花海
为山城平添浪漫的色彩
白公馆内，榴花年复一年
每一盏绽放的殷红
都盛满初心与信仰

渣滓洞内
竹签的印记
烙得心里生疼
阳光从铁窗倾泻而下
那些泣血的呐喊
仍如潮汐般回响

初夏的流光
在黄桷树的新叶与陈叶上跃动
蛰曲的根须
深深扎进岩石
以铮铮铁骨
守护着滚烫的荣光

芭蕉叶如羽翼
古老的《诗经》
被青青木瓜悠悠吟唱
栀子花香暗盈袖
三角梅垂落成瀑
朵朵都是未曾寄出的盼望

野草与苔藓
从碑石的缝隙中竞相生长
我们默然静立
时间仿佛按下了暂停键
往事辉煌如血
掀起层层波澜

归途，大雨滂沱
武陵山脉云雾缭绕
仿如一册打开的清卷
愈行愈近的
是滔滔北去的湘江

山河远阔
愿你此去经年
于茫茫人海中去爱
于黑暗中注目星辰
一生向阳

潇湘相谈会

“新屋岭小学的花开得真好，成网红了！”同事小李眉飞色舞，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着，听得我心动了。

五月黄昏，我陪着妻子，带上两岁外孙，驾车从道吾路驶入燎原路。“花、花、花——”外孙指向窗外，拍着小手，然后贴着窗玻璃。我慢慢移动车子，枝蔓顺着围栏肆意攀爬，繁花从叶间探出，织成一道花墙。

街边路灯次第亮起，路人三五成群，结伴涌来，在花墙边的人行道上徜徉，色彩斑斓的伞摆雨巾中，温柔了小城。

我停车于校门外，门卫室一男一女两位保安。我说明了想进校园看看花，和校长联系了，出示工作证。男保安挺幽默：“欢迎参观，你要好好写写我们校园哦。”满脸微笑的女保安，撑起一把大黑伞引路。

我抱着外孙，妻子打着伞。走下台阶是一个绿茵茵的运动场，曲尺形花墙环抱着校园，一眼望不到头。尽管光线不那么明亮，但瓢泼似的绿、鲜亮的红仍然清晰动人。

顺着花香走过去，两个墙墩之间就是一幅油画，月季、蔷薇、玫瑰赶集似的，相互映衬。

“花痴”妻子像导游一样介绍：红、粉、白、黄、紫、橙各色蔷薇，还有卡拉罗、梅耶口红、珊瑚果冻、白雪山等月季，以及品种繁多的玫瑰。大大小小，密密疏疏，尽显天然之美。

花开新屋岭

彭祖耀

鹅蛋形的叶子层层叠叠、挤挤挨挨，清风拂过，叶儿欢跳，水珠一蹦一跳，滴滴答答。几十朵粉红蔷薇紧紧相拥，好似课间扎堆嬉戏的孩子；右上方三五朵火红月季，神气十足，活脱脱灵动俏皮的小哪吒，花瓣托着晶莹雨滴，随风滚动，闪闪烁烁，应该是小朋友眼馋的点点星星吧。呵，那几簇雪白玫瑰亭亭玉立，宛如童话里白雪公主。枝头这里一朵，那里一丛的花骨朵，憨态可掬，萌萌可爱。倘若没留意底下粗壮根茎，黑黑泥土，我还真以为是插花大师的艺术杰作呢。

跟在身后的保安，笑着与我们闲谈起来。她说今年花盛，为了满足市民的热望，又不影响教学秩序，上课时间，游人就在校外观赏，放学后与周末，校园便对外开放。保安耐心劝导游人爱护花木，老师们也主动自发轮流看护。

这时，花墙外一位正在直播的漂亮阿姨伸手想要摘花，正在作画的萱萱同学连忙跑过去礼貌劝说：“阿姨，花儿这么美，摘了好可惜啊。”

阿姨羞红了脸。小女孩捡起地上掉落的花瓣，吹净尘土，递给阿姨当道具。围观的市民纷纷拍手，这段暖心的画面上传网络后，抖音瞬间获得数万网友点赞。

语文老师借花墙引导孩子用心观察、静心揣摩“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意；道德与法治老师依托烂漫蔷薇，进行公共秩序、生态文明的重陶；科学老师带着孩子们探寻草木生长与花开的奥秘。花潮点染课堂，每一科教学，都有鲜花相伴。

听着，听着，我的心胸悄然花开，小女孩、校长、老师、保安、赏花人，都是最美的那朵花儿，听到了琅琅书声，闻到阵阵花香。

五月，这里仍是春天，花开新屋岭，温馨一座城，花开孩子的眼里，心里，花开市民的憧憬里。

喻家坳的夜，是从黄材水渠的水面开始漫上来的。

当最后一抹残阳从渠堤的杂草尖上滑落，属于我的长夜开始了。起初，这夜色是极美的，带着王维“明月松间照”的禅意。随着夜色加深，黑暗像一块巨大的黑绒布，将四周的山峦和稻田都温柔地包裹起来。

渠水在脚下无声地流淌，月光像一层薄薄的银纱，勉强覆盖在墨色的水面上。这黑暗不是虚无，而是一种黏稠的、有重量的实体，沉沉地压在我的肩头。我看着水中的倒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山村，老槐树下，那时有母亲的蒲扇，有夏夜的虫鸣。

然而，这温馨的幻觉转瞬即逝。四周的山峦不再是水墨画，变成了在夜色中潜伏的巨兽，黑黢黢的轮廓狰狞而沉默。风穿过渠边的竹林，发出“呜呜”的哨音，仿佛是远古冤魂的哭泣。随着夜色加深，那“空山新雨后”的清幽，渐渐透出一股森然之气。

夜色渐浓，山村的恐怖开始显形。这连绵的山野，白天是青翠的屏障，夜晚却是吞噬光明的巨兽。我手中的手电筒光束在黑暗中显得如此微弱，像一叶在暴风雨中飘摇的小舟。

忽然，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旁边的枯草丛中传来。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血液仿佛凝固了。那是什么？是传说中的山魈，还是可怖的毒蛇？那一刻，我的想象力变成了最可怕的刑具。我想起了那些关于深山老林的传说，每一个故事都像冰冷的蛇，缠绕在我的脖颈上。

叩问灵魂的敲击声

南山

就在我几乎要被这无边的黑暗与恐惧吞噬时，几声清脆的响声划破了夜空。

“笃！笃！笃！”那声音不似人声，不似鸟鸣，带着一种金属般的硬度和节奏感，从渠边那棵老枯树上传来。这声音像一把利剑，瞬间刺破了我心中那层恐惧的薄膜。

我僵硬地转过头，光束颤抖着扫向声源。月光下，一只啄木鸟正停在树干上，它那尖尖的喙，一下又一下，精准而有力地敲击着树皮。那“笃笃笃”的声音，在死寂的夜里回荡，仿佛是天地间唯一的生命节拍器。

那是一只灰褐色的斑啄木鸟，月光为它披上了一层银灰的薄纱。它的羽毛在夜风中纹丝不动，仿佛是用最坚韧的皮革雕琢而成。最令人震撼的是它那双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着琥珀般的光泽，那不是惊恐，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专注。它用那钢钎般的喙，一下，又一下，重重地凿进树皮。每一次撞击，都伴随着“笃”的一声脆响，仿佛是铁匠在铁砧上锻打烧红的铁块。

它的尾巴羽毛紧紧贴着树干，像一把坚硬的撑竿，支撑着它小小的身体在巨大的反作用力下保持平衡。它的头颅每一次抬起，都带着一种机械般的精准，每一次落下，都带着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它那专注的神情，像极了在深夜里独自耕耘的农夫，又像极了在黑暗中独自守护真理的哲人。

这声音，竟与我童年记忆中的声音如此相似！而在此刻，它却是驱魔的咒语。

我屏住呼吸，看着那只月光下忙碌的小生灵。

在那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仿佛忘记了黑夜，忘记了恐惧，甚至忘记了自己，整个世界只剩下它和那棵树。它那么渺小，却在这恐怖的深夜里独自工作。它不畏黑暗，因为它心中有光——那是对树木的守护，对生命的执着。它那尖喙每一次敲击，都是在叩这无边的夜色宣战。

此刻，它就像一个孤独的骑士，在漆黑的夜里，用喙作剑，守护着这片森林。看着它，我忽然笑了。笑声在空旷的夜里显得有些突兀，却发自肺腑。

夜更深了，但我的心中已是一片澄明。

风依旧在吹，水依旧在流，那“笃笃笃”的声音也依旧在我心中。这声音不再突兀，而是成了我生命中最安稳的节奏。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露水，重新握紧了手电筒。这一次，光束不再颤抖。

夜色虽浓，但我心中有灯。这灯，是责任，是坚韧，更是对生命最深沉的热爱。在这“笃笃”的敲击声中，我与这无边的夜色达成了和解，继续前行。

与松为伴

周知军

立夏的清晨，天像一匹蓝色的绸缎，一望无际地从眼前铺向远方。清脆的鸟鸣在耳边婉转，细碎悦耳，伴随着我们踏上九折仑陡峭的山路。才至半山腰，苍翠的山林像一块碧绿温润的翡翠，青翠欲滴，林间漫出清润诱人的芬芳，沁人心脾，惹人满心向往，只想一头扑进山的温柔怀抱。我们索性跳下车，踏着山野清风，徒步拾级而上。

“九折仑”这个名字起得极贴切：一折一折的山路盘盘绕绕，像一条慵懒的巨蛇，蜷在这沩山的深处。路两旁是密林，松树居多，一棵棵直挺挺地向上舒展身姿，恨不能与天公比个高低。钻进路边的林子里端详，这些松树怕都有岁数了，树皮皴皱的，裂成一片片鳞甲，摸上去有些扎手。我试着去抱一棵靠近身边的古松，竟合不拢来；抬头仰望时，头顶的帽子险些掉落——那树冠高高地在头顶撑开，把蓝天割成了零零碎碎的几片。

虽是初夏，林子里却凉丝丝的。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错落些明明暗暗的光斑，晃晃悠悠的，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一瓶碎金。空气里满是松脂的香气，清清苦苦的，吸一口，连肺腑都觉得透亮。偶尔有几声鸟鸣，也是懒懒的，有一搭没一搭的，像是这山林在打盹时发出的呓语。我们走着，脚步轻轻的，生怕惊扰了什么。

转过一个弯，忽然听见上面传来“嗡嗡”的声响。起初以为是蜜蜂，细听却愈发沉闷，像谁开着一架飞机在头顶低回盘旋。正自疑惑，那声音越发清晰、震耳欲聋——抬头望去，果然一架无人机稳稳悬在林梢上空，旋翼卷起的气流发出低沉而响亮的嗡鸣，宛如一只铁翼蜻蜓静静栖于云端。机下长绳垂吊着一截粗硕的树干，缓缓从林间移向公路边的草地。不远处人影在林隙间晃动，油锯猛地撕裂沉寂，“嗤嗤”作响，声音尖厉刺耳，像钢牙咬入



谭纯武 供图

可能从小思维跳跃比较大，我老是想“打野”。我们家乡长沙河西话的“打野”，就是开小差的意思，比如小时候在课堂上，被老师问候得最多的一句，就是这句：“你又打野去了？看黑板！”所以，与“打野”作斗争，就成了一件让我耿耿于怀且必须搞赢的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感觉日渐稳重，不知不觉人生已走进天命之年，“打野”这词已不存在于我的生活好多年了。没想到前不久，又因“打野”走了一次麦城，而且这麦城也走得蹊跷，那天闲来无事，和几个朋友晚餐之后，想着回家也不过两公里，于是连哄带骗，说跟妻子散步回家。携妻在细雨中撑伞沿老城漫步，我和她二十出头时上班的单位都在此处，认识也从这里开始，也算是重温青春往事。那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二十多岁猫弹狗跳的年纪，也不规规矩矩走路了，东一脚西一脚。彼时雨水突然变猛，一刹那雨水漫过街面，我们走在中间一条水泥道两边却还有点泥泞的路面，不料右脚不小心踩到路面外的泥泞上，一脚踩滑，却不如年轻时收得回。霎时间膝盖直接磕向水泥路面，心想不慌，想如年轻时马上站起来，却发现无法用力，右膝先是热，后是麻，再是痛，却唯独不听我的指挥。手一摸，膝盖如轴承里的钢珠四处乱滑。妻慌了，没事吧？我没慌，没事。然而终究没法站起来，却倔强得像只老虎样斜卧在地上，卧在雨里。

妻子慌忙喊上刚分散的朋友们把我急送医院，一检查，好家伙，全摔落定，粉碎性骨折。不想接受的事却由不得我不接受，没



木头，一声接一声，刹那间便划破了整座山林的清幽静谧。

走近了，才看清是三个砍树的师傅，穿着橙色的工作服，正对着一棵大松树忙碌着。那松树，远远看去便有些异样——针叶稀稀疏疏的，黄灰灰的，像是害了重病的人，面黄肌瘦的，全没有旁边那些树的精气神。一个姓喻的师傅告诉我，这是得了松线虫病，松脂分泌不出来了，树就会慢慢地枯死。“得赶紧处理掉，”他抹了一把汗说，“要不，会传染给旁边的树。”

师傅们歇了手，坐在锯倒的树干上喝水。我和他们攀谈起来，才知道这样的病树，他们已经处理了好多天。“松线虫，厉害着呢！”一个年纪大些的工人叹口气说，“这病还是从境外来的，树一得病，两个月就枯了，救都没法救。我们只能把病树锯掉，运下山去，运到横市去造纸，好歹不算完全浪费。”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望着远处的林子，那里还有许多墨绿的树冠，可是谁知道哪些已经被虫子盯上了呢？

“嗡嗡”的声音又响起来，无人机往更深的山里飞去了。油锯也重新开动起来，尖厉的声音划破了午后的寂靜。松针在震中簌簌地落下，像是这山林的叹息。我忽然觉得，这些声音不只是打破了宁静，更像是这座山在呻吟，在呼救。我们来得太晚了，这片原始次森林，这些需要多人才能合抱的古松，正在我们眼前一点一点地消逝。

夕阳西下，天色渐晚。阳光自西天斜洒而下，将挺拔苍劲的青松晕染成一片金红，流光熠熠，宛如身披一身厚重的金甲。

聊各种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这是三十多年来未曾实现的场景，也是我曾经常冒出来却没能实现的心愿，甚至又有些兴奋了。

路上整整一小时四十分，与导航预计分秒不差。一路上雨水淅淅沥沥，不急不慢。可一到家，雨突然大了起来，打得车身哗哗作响，热闹极了。父亲开始是不知道我摔断了腿的事的，直到今天上午出发前才告知他们，为防他们担心，所以亲自跑来让他们亲眼看一下确无大碍了。父母母亲都有腿疾未愈，各自拄着一根四脚拐杖，再加上我这里，爷娘满算总共十六条腿，那场面想想都有蛮气势恢宏，不禁忍俊不禁，哑然失笑。然而即便如此，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二老却坚决不进城和我们同住。

然而车一停，我却笑不出来了。早已倚在门口的老两口见我回来了，一个转身去寻伞，一个顾不上拿伞跌跌撞撞就直往车门边赶要跟我来开车门，当然，这个依然冒失的就是我那八十有六的老父亲。那一刻，我的眼眶一热，不过马上控制住了，大喊：“爸，回去，落大雨呢，地还滑溜。”在妻子帮助下，我下了车，扶住两老：“没事，都在，有少一样东西。”娘左看右看，忽然心痛地说：“崽啊，你要绊就莫绊右脚啊，你看咯多不方便……”我这下算被老娘这“无厘头”的埋怨逗乐了。“娘，要是能选择，我一只脚都不得绊……”然后假装用睡衣袖子擦拭脸上的雨水，是的，这下我是真没忍住，我是在擦夺眶而出的泪水。然而我终究没在老家养伤，毕竟目前我是真的要人打照应，还要八十多的父母服侍，真心过意不去。

这“打野”的右脚，好了之后，一定要多回老家，多陪陪父母。

“打野”的右脚，好了之后，一定要多回老家，多陪陪父母。

“打野”的右脚，好了之后，一定要多回老家，多陪陪父母。

“打野”的右脚，好了之后，一定要多回老家，多陪陪父母。

万家灯火

文艺零谈